

与诗偕行

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诗句在唇齿间打转，却始终落不到心里。我机械地跟着早读的节奏念，笔尖在课本上划过重点，心思却飘到了窗外——这不过是又一页要完成的背诵任务。

直到那天傍晚，我走出教室透气。高一的教学楼里，每扇窗都漏出暖黄的光，偶尔能看见同学低头写字的影子在灯光里轻轻晃动；远处高三的教室更亮，灯光白得晃眼，整栋楼像被点亮的灯塔，连窗户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望着那片高低错落的灯火，曹操笔下“人生苦短”的慨叹突然撞进心里。原来千年前他对时光的珍视，和我们此刻争分夺秒的求学时光，竟这样相似。

这一下，像打开了通往古诗世界的门。晨读课代表刚领读完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上阕，教室里的朗读声就松了些劲。我盯着课本上“挥斥方遒”四个字发呆，同桌小语突然用胳膊肘轻轻碰了我：“哎，你看前排阿哲，是不是跟词里写得特别像？”我抬头望去，阿哲正挺直背坐在座位上，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，偶尔停下来皱眉琢磨，手指还会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着节奏。那股认真劲儿，真像词里说的“风华正茂”的少年。小语又凑过来小声说：“上次运动会他跑八百米，最后一百米明明都快没劲了，还攥着拳头往前冲，这不就是‘书生意气’嘛！”她的话刚说完，语文老师恰好走到讲台前，笑着说：“大家别光机械读，想想咱们班里的同学，想想自己

为考试、为比赛努力的样子，这‘同学少年’说的就是咱们啊！”老师的话一下子点醒了我，再读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时，耳边仿佛又响起运动会上同学们的加油声，眼前闪过大家一起刷题到晚自习结束的身影，诗句里的热血劲儿，一下子就涌到了心里。

学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时，正好赶上体育课长跑测试。跑到第三圈时，我的呼吸已经乱了节奏，喉咙里的灼痛感越来越强，脚步也开始发虚。就在我放慢速度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亮的呼喊：“杨羽菲，别停！再坚持一下！”我回头瞥了一眼，是同班的晓晓。她额头上满是汗珠，校服后背湿了一大片，却还是加快两步跟上来，一边跑一边喘气说：“你忘了上周早读咱们背的？‘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’，现在就是咱们的‘高度’啊！”她的话像一股劲儿钻进我心里，我咬了咬嘴唇，跟着她的节奏调整呼吸。这时前面的男生们也注意到我们，阿哲回头喊：“加油！就剩半圈了，一起冲！”原本零散的脚步声，渐渐凑成了整齐的节奏。风从耳边吹过，混着大家的喘气声和加油声，我突然觉得“坚持”不再是一个人的事，诗里的攀登者，好像也有了同行的伙伴。

最难忘月考后的那个晚上。成绩出来时，红色的分数刺得我眼睛疼。走向宿舍的路上，风裹着寒意往衣领里钻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一会儿在前，一会儿在后，像跟着个甩不掉的心事。我把攥在手里的成绩单揉得

皱巴巴的，脑子里反复回放语文卷上红叉的位置——那道本该写对的《短歌行》默写，偏偏漏了“譬如朝露”四个字，脚步沉得抬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”突然冒了出来。百年前，那个站在橘子洲头的青年，面对浩浩江水敢这样发问，我这点挫折又算什么呢？

隔天语文课再读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，看到一只小蜘蛛，享受着它自己的快乐与寂寞，我忽然就释然了。就像那只在雪峰上从容的小蜘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高度”——这次考得不好没关系，只要慢慢往上走，哪怕进步一点点，也是属于自己的收获。

我终于懂了，这些诗文好像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。《短歌行》教我们珍惜光阴，《沁园春·长沙》教我们青春激荡，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教我们学会勇敢坚韧。它们就像一个个路标，在成长的路上引领我们，陪伴我们。

与诗偕行，高中生活好像多了许多色彩；与诗偕行，就算遇到难走的路，也不会觉得孤单。或许等以后长大，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这些诗，会突然明白：青春时背过的那些句子，早已悄悄变成了我们面对世界的力量。就像那只小蜘蛛，在自己的高度上，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
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
高一(7)班 杨羽菲
指导老师 关志敏

一把旧伞

老家的门口放着一把旧伞。蓝白相间的伞面早就褪得发白，开伞时每个关节都发出不堪重负的“咯吱”声。放在老家门口是再合适不过的：长满青苔的砖石地面，粗糙的水泥墙和一下雨就滴水的房檐。毕竟在发展迅速的城市里，它无论放哪都会有一股违和感。

上一次用这把伞还是在小学。一场大雨在放学后悄然而来。我忘记带伞，只得困在屋檐下，希望天公作美，早早停了这场雨。

远远地，看见一个矮矮的身影，就举着这把旧伞走来。是奶奶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新伞。“快，打上伞回家。”奶奶把手里的新伞递给

我。我发现奶奶薄薄的伞面上似乎能看见丝线间的缝隙。“奶奶，你这伞都漏了，怎么不再买一把？”

“不碍事，不碍事。”奶奶推着我向雨里走，“现在还能用呢。”我看着我手里的新伞，再看看奶奶的旧伞，一路上没再说话。后来，家里以强硬的态度给奶奶换了新伞，那把旧伞也就一直“歇”在门口了。

每次看到旧伞，我就会想起奶奶。一个人对自己抠门，舍不得，却对家人什么都舍得；她的舍不得，是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的勤俭；她的舍得，是对家人的爱、是行动中藏着的暖。

做一株文学的小草

11岁，与一本书的邂逅，让我踏上了文学之路。与《野草》的相遇，像风忽然吹醒了窗台上的芽。

站在今天回望，那个再平凡不过的闷热下午，竟成了我命运齿轮转动的开端。学生时代读鲁迅，总带着“完成任务”的意味；可真正撞见鲁迅文字的魂，正是在那个下午——学校依旧要求读他的作品，这次却是我从未听过的《野草》。起初只是随便翻，却被“秋夜，后园里的枣树，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”钉住了目光：原来文字能有这样的画面感，像在眼前搭起一座无声的戏台。再往下读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”，忽然懂了课本里没讲透的“讽刺”——不是生硬的批判，是藏在字句里的叹息，轻轻挠着人心。在明白文字背后竟藏着这样的力量时，我彻底怔住了。借草木藏锋芒，于虚幻中照现实。《野草》的字句让我头皮发麻，心里像被点了簇小火。我攥了攥手中的笔，忽然想试

试：把自己心里的话，也写成这样的文字。

合上书时，窗台上那株不知何时冒出来的小草，正顶着颗露珠晃悠。我忽然冒出个念头：要是我也能写出这样挠人的句子就好了——哪怕这些句子像这小草一样不起眼，只要能表达我的心，就够了。

《野草》让我走上了文学道路。很快，文字成了我最信任的朋友，是我的倾诉对象。开心时写，难过时也写，总能在字句里把自己安慰好。一开始，我仿照鲁迅先生的《死火》写了篇短文，竟真的发表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急了：满脑子都是“发表”两个字，写稿时总琢磨“这个题材不能火”“编辑会不会喜欢”，硬往字里行间凑些“深刻”的句子。可写出来的东西，像晒蔫的草叶，连自己读着都觉得别扭。投出去的稿子一封封石沉大海，我盯着空白的文档，忽然惊醒：我早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写——不是为了“发表”这两个字，是为了那些撞进心里

的、想留下的瞬间啊。

一次整理旧物，翻到小时候的日记本。歪歪扭扭的字迹里，记着妈妈曾跟我说过的话：“小草要顺着土长，别硬往上蹿。”于是我沉下心来回归文字本身，逐字逐句打磨稿子。终于，一篇改了又改的文字被发表了。原来文学从不是什么高大的树，更多时候是贴着土地生长的小草——不用急着开花，不用盼着被瞩目，只要把根扎在生活里，把心放进文字里，自然会冒出属于自己的绿意。

现在我依旧在写。我还年轻，会写朝暮，写四季，写身边的你我，会一直写下去。

这是我与《野草》的故事，虽为野草，但心中开满繁花万朵。想做一株文学的小草，也许野蛮扎根，却永远蓬勃生长。

江苏省高邮中学
高二(2)班 心桥
指导老师 张成华

长辈们的童年，真有意思

长辈们总说，他们的童年生活比现在的孩子过得健康，也更快活。

他们小时候每天一放学，就会做很多好玩的事情。比如说“搭泥巴塔”，先用泥巴搭一个底，再在底上用泥巴按一排小墙，接着小心翼翼拿起泥巴，平摊在手掌上，然后使劲地往地上一甩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这块泥巴就倒扣在地上，如果中间炸开了一个破口，就算成功。有时候因为动作不对，力量不够，甩出去的泥巴沉闷地砸在地上，既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破口，那就算输了。大家反反复复地捏了甩，甩了捏，不知疲倦，玩得好开心呢！

还有“老鹰捉小鸡”，很多人都可以参加，简单又好玩。“老鹰”会猛地扑向“小鸡”，

“母鸡”会护在排成一长串的“小鸡”前面，张开双臂挡住“老鹰”。双方快速地你追我逃，一边跑一边大笑。跑了几圈之后，排在队伍末尾的“小鸡”就会因为跑得不够快，被“老鹰”抓到，一只只地淘汰出局。一场游戏下来，老鹰和小鸡都兴奋不已，玩了又玩，总也不厌倦。

听长辈说，那时候，他们最期待的就是看露天电影。晚饭后，天暗了下来，大家欢天喜地地聚集在街道上，一边玩闹一边急不可耐地看着大人们把电影幕布拉好。等到开始放映影片时，每个人顿时安静下来，伸着脖子仰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看得入神……他们特别喜欢看“抗日战争纪录片”。每当看到中国人打

败日本人时，他们就会和大人一起拍手叫好；每当中国人被日本鬼子追赶时，他们就会屏息凝神，焦急万分，心中默念着“中国人加油，打败日本人”；每当日本人残害我们中国老百姓时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地站起来，痛骂日本人……

听了长辈们的描述，我觉得他们的童年生活虽然简单却很有意思，总在室外玩耍，每天都在亲近大自然，和我们现在不一样。这一切，都让我好生羡慕。

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江学校
五(3)班 杨礼逸
指导老师 杨聪

藏在一碗面中的深情

清晨的厨房，总时不时飘来蛋香和面香，那是母亲在煮鸡蛋面。从前我总是不懂，一碗普通的鸡蛋面，为何会让母亲时常早起，不辞辛苦，守在灶边。

那年秋天，我感染了甲流，一向好强的我并未告知母亲，只是逞强继续去上学、上课外班。直到晚上八点我回到家中，发现自己竟发起高烧，浑身酸痛。我身子一软瘫在床上，脑袋昏昏沉沉。母亲眼里满是焦急，她来回踱着步子，轻抚着我的额头，为我贴上退烧贴后，便默默退出了房间，径直走向厨房。

不多时，只听见厨房中传来灶台点火、烧水煮面的声音。随着母亲的忙碌，一股浓郁的蛋香混着面香飘然而至，时远时近，时浓时淡，这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安稳起来。

伴着袅袅面香，母亲推门而入。瓷碗里冒着热气，面条根根分明，鸡蛋被热汤烫成一缕缕金黄的碎片。我忍不住吃上一口汤面，那面条入口筋道，鸡

蛋仿佛与汤融为一体，丝滑细腻，回味无穷。我悄悄抬眼望向母亲，只见她额头上已有了些许汗珠，手指被灶火熏得微微发红。忽然，我鼻尖发酸，内心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那一刻，我懂了：原来母爱最动人的瞬间，从来不是在轰轰烈烈的表达中，而是藏在生活中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，是深夜里坚守在灶台前的身影，是小锅里熬汤煮面时的耐心，也是碗中那蕴含着无限深情。这些不曾被注意的细节，才是母爱最真实的模样。

后来我渐渐长大，也学着母亲的模样在她生病时为她煮一碗鸡蛋面。原来成长，从来不是年龄的增加，而是从被爱到会爱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，继续深情以真心回馈。那碗面，藏着时光，藏着深情，也藏着我一路成长的印记。

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
五年级(1)班 胡海泰
指导老师 林莉

那条银杏小路

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层，我都会踏上这条熟悉的银杏小路。它不像游乐场那样热闹，也不像美食街那样香气四溢，但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成了我最珍贵的朋友。

之所以被称为银杏小路，是因为道路两旁种满了银杏树。春天，银杏树洒下嫩绿的“小雨点”，蚂蚁们沿着树根开起了运动会。夏天，它撑开翠绿的大伞，蝉鸣声里飘出阳光烤出的木香；最神奇的是秋天，整条路铺满了金黄色的地毯，踩上去绵软舒服。冬天，大雪给树枝裹上棉花糖，我们在雪地里踩出深深浅浅的脚印，银杏叶像小扇子一样印在脚印上。

银杏小路是我们放学后的秘密基地。记得有一次玩“打鸭子”，沙包“嗖嗖”地在银杏树间飞来飞去，有人被砸中就会夸张地倒在地上，假装成一只受伤的小鸟，等“猎人”靠近时突然跳起来反扑，惹得大家笑成一团。跳绳比

赛时，我们用银杏叶当“奖牌”，谁跳得最多，就往谁脖子上挂一串金灿灿的叶子。有时候夕阳落山了，我们还赖在树下不肯回家。

银杏小路还是我的心灵“加油站”。有一次，我数学考砸了，蹲在树下掉眼泪。一片银杏叶正好落在我面前，叶脉歪歪扭扭的，像在画一个笑脸。我想起去年大风天，那根被吹断的树枝现在又冒出了新芽，突然觉得：连大树断了枝都能重新发芽，我怎么能被分数打败呢？后来，我在下次的考试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，心里特别感谢这条小路。

现在的我，不再害怕摔倒，因为我知道小路会一直陪着我。那片金黄，永远是我心里最温暖的鼓励。

北京市朝阳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
四年级(6)班 薛安扬
指导老师 赵秀坡



蓝翎心事

指导老师 钟园
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东区五年级(二)班 肖瑾蕾

征稿启事

《佳作荟萃》长期征稿。期待有更多的小作者能积极投稿，将你们的优秀作品跟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

要求：体裁不限(包括但不限于诗歌、散文、记叙文、评论、小小说、书画摄影作品)，字数1500字以内，图片大小1MB~20MB(请发送扫描件)。请在文末标明作者的姓名、学校、班级、指导老师，以及监护人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、银行账号和开户行信息，并在邮件标题中注明“未成年人佳作荟萃版”收。

邮箱：jswmd@163.com